

彭邦本：解读锦江历史 展现古都脉络



著名巴蜀历史学者彭邦本教授

锦江历史可追溯2000余年

彭邦本介绍说，锦江的历史可往前追溯2000余年。早在李冰治水时期，开凿郫、捡二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记载：蜀守李冰离碓，辟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溉浸，百姓飡其利。”这里的“二江”便是郫江和捡江。”他说，这两条江最初是从都江堰流出，由西北向东南延伸，在成都城南呈二江并流之势；到唐朝后期，又将郫江改道绕成都北城墙—东城墙流过，并在今合江亭处与捡江汇合，从此形成两江抱城的格局。“郫江又叫府河，捡江又叫南河，所以合称府南河，由此形成了金城汤池的护城河格局。”彭邦本如是说。为何府、南河又

1962年8月18日，成都日报以其独特的视角，以“天府之水”为名，创办了《锦水》副刊。这一命名深受成都的母亲河——锦江的启发。锦江，这条流淌千年的河流，不仅是成都人民生活的源泉，更是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记忆。今日，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，为读者们解读锦江的悠久历史，讲述锦江的前世今生。

叫锦江？彭邦本解释道，之所以这两条河叫锦江，是因为成都城是著名的锦城，历来就是蚕桑织业非常发达的地区。“相传成都所在的四川盆地是黄帝妻子、蚕桑织业的发明者嫫祖的故里，是蚕桑织业的发源地之一；三星堆最新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成都平原蜀地丝绸织业发生、发展很早，有很高的水平。”他进一步介绍说，秦汉以后，史书明确记载，在成都城南捡江一带，汉代设置了锦官。它既是政府管理部门，也组织生产印染丝绸。“丝绸印染以后，需要用清水来漂洗。汉代锦官城正好在水质非常好的捡江边上。夕阳西下，江水波光粼粼，织女们把丝绸拿到江边洗涤之后，丝绸特别鲜艳。所以锦江之名就此得来，成都进而获得了锦城的美誉。”

四大功能 锦江为成都赋能

众所周知，锦江是成都的母亲河。彭邦本说，水是生命之源，文明之母。2000多年来，锦江滋润、繁育了蜀地文明、巴蜀文化。他指出，作为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的主体部分，锦江对于成都的意义有四大点：第一是使成都平原免受旱涝之苦，极大地消除了自然灾害；第二是为成都平原广大城乡生产提供

了足量的水资源；第三，从都江堰修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锦江在历史上发挥了强大的水运功能；第四是锦江发挥了生态功能，其树谱状的无坝引水渠系铺展于广大平原和周边浅丘陵区地区，将岷江的水引向了更多缺水少水的地区，为成都平原的生态提供了良好保证。

彭邦本进一步解释道，历史上锦江为成都平原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清洁的饮用水。“成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茶馆，由于江水的水质好于井水，这些茶馆的用水就是来自锦江，由此还催生了一种专门从锦江挑水的挑夫行当。”锦江的水，滋养滋润了成都平原的人民。

他强调说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唐后期以来两江抱城的优美格局，大大地美化了成都的生态景观，为成都提供了优良的城市风貌。“濯锦清江万里流，云帆龙舸下扬州……”锦江是历代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灵感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“水绿天青不起尘，风光和暖胜三秦。”……这些流传千载的古诗佳句，让美丽的成都名扬海内外。

在彭邦本教授的精彩解读下，我们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锦江畔的千年古都，让我们一同感受锦江的韵味与魅力。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

蓉城赋

□黎阳

历换西蜀千秋颜。金融双子，契自阴阳同源；国贸环球，蔚成元宝壮观。天府大道，一线通天；川剧中心，万世循环。金沙飞跃古今，动漫城连九天；青羊德道百草，文殊院诵箴言。风雷雷电，演练山川，人间精彩自天然；离合悲欢，海味甜咸，成都故事又千年。山海之城，莫厌历史旧景致，笑付杯盏边；辅国之都，须看时代新气象，腾飞蓉城间。

一声蝉鸣

□郭发仔

风物

其实夏天过了一多半了。不过这天气忽阴凉忽燥热，像个说话没谱的二愣子。因此，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觉得这夏天不正经。

我中午从梦中抽出身来，恍恍惚惚去上班，才发现这时候的天气才是正经的夏天。浓绿的樟树、黄葛树，碧绿的柳树、石榴树，墨绿的玉兰树、泡桐树，还有那些四处蔓延的木香、紫藤、蔷薇，都凝固了一般，没有任何动静。太阳主宰了一切，像一团发着白光的焰火，烤得大地明晃晃的，高楼上、树木上，甚至草地上，有一层热气噌噌地冒着，似乎随时都会被点燃。

一年四季，一季四时。在大城市里忙生计与乡间不同，所有的节奏都与这时令没什么瓜葛。我正试图从内心深处挖掘一点过去的东西，忽然一声熟悉的一声从对面的杉树林中传来：“噫——噫——”很显然，这是第一只醒悟过来的蝉。但这叫声明显底气不足，想大声宣泄又怕惹出是非，絮絮叨叨欲言又止，像乡下埋根子下发牢骚的老妇人。而且，这蝉的叫声不干脆，遮遮掩掩，犹犹豫豫的，似乎在怀疑这是不是真正的夏天，自己该不该叫出来。这蝉鸣持续不到十秒钟，便戛然而止了，周围所有的物体又迅速凝固，只剩下焦灼的阳光，疯了似的炙烤，火烧火燎，又了无生趣。

这声蝉鸣，让我想起了乡下的夏天。乡间的夏至，稻禾秾芳，河柳苍翠，就连田埂上的牛筋草都长成了树的气质。这是农忙季节里难得的短暂空当。少时常和一伙小娃儿去宜阳河里，耍水、玩沙，从岸边水底掀起河柳细软的根须，看长着锯齿的沙鳅翻出白色肥嫩的肚皮来。大多时候，去河边抓蝉最好。宜阳河岸全是低矮密集的红柳，那蝉贴在柳枝上，笨得出奇。将柳枝掰下来，将手掌盖下去，竟然毫无知觉。待抓握手中，那蝉才睡醒了一般，“噉噉”地叫几声，极不耐烦，又无可奈何。很多时候，也抓到一些哑巴蝉，如何挑逗都不吭一声，很是没趣。后来听人说，这是母蝉，身形修长些，是不会发声的。从此，我见这类蝉，都一并放过，总觉得没点态度对不住这火热的季节。

宜阳河岸除了红柳，便是高大斜逸的枫杨树。那上面的蝉多，叫得最欢。那上面的蝉似乎知道天高皇帝远，逮不着，叫声轻快流畅，得意时还带着腔调，低八度起调，然后立即进入高音区，C大调、G大调、D大调，最后

是声嘶力竭的A大调，此起彼伏，叫得整个村野都是热血沸腾的，仿佛整个夏天都是它们的主场。

人们对蝉不感兴趣，只关心稻田里禾苗的拔节、扬花、抽穗，最后一串串弯下腰来。其实，田地里的收成，全靠这火辣辣的日头，一点点将青苗晒成绿苗，烤成淡黄，最后烧成一片金灿灿的火海。蝉的单调叫声，在乡农耳中除了聒噪，便是焦心的时令催促。放水晒田，把镰刀磨快，给打稻机加油，修复旧箩绳旧扁担，所有细节都和抢抓抢插时刻的速度与激情息息相关。

蝉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是在这个发烫的季节里无聊地呐喊，谁也不清楚它们在传递一种什么信息。

我在后山的杂木林里见过另一种蝉。与宜阳河边的黑蝉不同，这山里的蝉瘦长，全身黄褐色，拖着长长的透明蝉翼，像一把锋利的剪刀。这蝉的叫声没那么尖锐，“知啦知啦”的，总在中低音区发声，一起一伏，不疾不徐，没有一点脾气。但是，这蝉声好听，像瓮罐里敲出来的声音，有回响，有共鸣，也有金属质地，是夏天炽烈氛围里最有情调的艺术。小时候，我总想抓来一只山里的蝉一探究竟，但这蝉太过机敏，不等靠近就倏地飞远，只留下干燥的杂木树干，空荡荡的在日头下又裂开一层来。

后来才知道，蝉有几千种，故乡的蝉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。走南闯北，道听途说，也知道了蝉在各地有很多叫法：知了、蜩、知母叶、蝉嘶、海螵、蛱螳、蛙螳、哪了龟儿、大哪了、知了龟、知了猴、蛙螳龟、爬棍、梢潜、螳螂、螳螂龟，所有的名称都是当地人对蝉的亲近方式。蝉壳是一味中药，我爬上宜阳河边的枫杨树上时，隔壁村的小伙儿告诉我的。他会抓蝉，在一根长竹竿上，用细铁丝套一个网兜，在蝉的头顶上轻轻一挥，惊慌失措的蝉就落网了。我觉得这样抓蝉有些机械，少了过程，就像吞了一颗成熟的李子一般，没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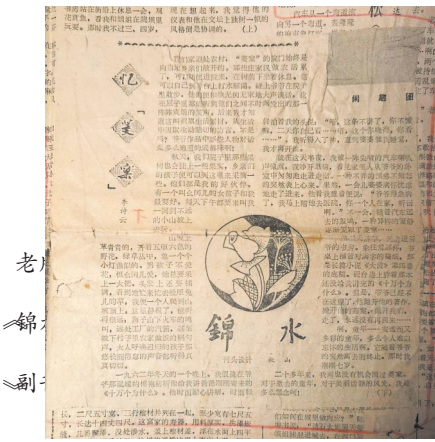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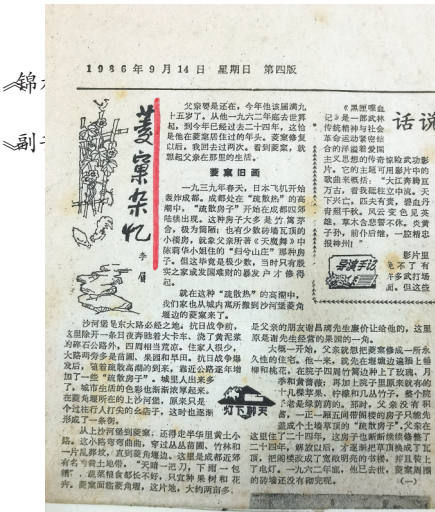
故乡的蝉鸣成了记忆中的幻影。城市里的四季时常模糊了边界，即使是棱角分明的夏天，也是凉热交替，晴雨无常。况且，工作生活都被空调调控，对夏天火一般的热情早就变得迟钝了，就像这午间短暂的那声蝉鸣。

不过，时序难易，岁月有痕。城市里的夏天，应该很快就会听到响彻天地的蝉鸣的。



李劫人

步



老

锦

水

副

首届

李劫人

锦水

锦水文08奖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成都日报

锦观

2024年7月16日
星期二

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张志强：李劫人记录了最鲜活的成都记忆

张志强，李劫人故居纪念馆副馆长、李劫人研究会副秘书长，从事李劫人相关资料整理研究多年，参与编辑有《李劫人研究：2016》《李劫人珍藏书画精品集》等。

1937年，郭沫若翻开李劫人的“大河三部曲”中的《死水微澜》后深受触动，随即挥笔写下了万字长文《中国左拉之待望》，将李劫人比作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大师左拉。

时光流转近百年，除了看见其身上众多头衔之外，还能“读懂”怎样的李劫人？带着问题，记者与学者张志强做了一次深入对话。听他如何看待“李劫人·锦水文学奖”的设立对于报刊文学以及城市文脉传承的意义。



张志强先生

记者：李劫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、翻译家、实业家、社会活动家……李劫人有很多身份，也有很多标签。作为研究者，您多年纵横在有关于他的文本里解读他。在您心里，李劫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？有没有哪些侧面不为人所知？

张志强：我首先感觉到李劫人是一个生动可爱的人。他对生活充满热爱，他富于生活情趣，他有正义感，他胸怀坦荡，他非常无私，他乐于助人。在李劫人与师长、同学、朋友、亲人等的交往中，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李劫人的人格魅力。

同时，李劫人是对自己的人生使命充满自觉的人。短篇小说《游园会》发表之后，李劫人就立志当作家，这是他一生的追求，他从来没有停歇过。每个人被时代夹裹，被生活所迫，可能身不由己，李劫人也是如此。即使在如此情况下，李劫人也从不会忘记自己的人生追求。无论是当大学教授，还是经营实业，写作在他心里占据重要地位。各个时期，他都不停地写，他写小说，他翻译文学作品，他写成都历史，他写美食，他因对生活的观察和热爱而不断地写作。

另外，从李劫人身上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，就是对国家的热爱与担当。1914年，李劫人在自己的一张单身照上题写道：“一事无成人新老，壮怀要问天公。”这是李劫人国家意识的体现。一个人不仅是家庭的一员，也是社会的一员，要承担社会的责任。

李劫人不是书斋里面的知识分子，他是一个实干家，国家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总是挺身而出。这一点，我非常欣赏他。一个人的价值，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在于为社会作出贡献。

记者：作为李劫人故居纪念馆负责人，您认为当人们走进纪念馆，了解李劫人时，会收获些什么？

张志强：可能会对李劫人的生命境界有一些认识，收获一些感动。首先，李劫人是很无私的，根据他的遗嘱，亲属把

他历年收藏的书籍28225册、字画1000多件捐赠给了国家；李劫人一生以各种形式帮助过很多人，主持嘉乐公司的时候还设立了一个公益基金——“文化事业补助费”，无偿资助了大中小学、孤儿院、文化团体、贫病作家等；其次，李劫人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的人，他好吃，他热爱美食，他对成都的描写那么丰富和生动，也是因为他发现了成都的美好，他的生命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；再次，李劫人给我们留下了6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，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，我们从中总可以有所体悟。

记者：您认为“李劫人·锦水文学奖”的设立对于报刊文学和城市文脉的传承有何特殊意义？此次文学比赛以“李劫人”为名，在您看来，文化名人IP是如何影响并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？

张志强：李劫人的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部分翻译作品等最初也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。报刊是传播文学的重要媒介。“李劫人·锦水文学奖”会鼓励创作者继续通过报刊发表文学作品，传播真善美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
巴金先生说，李劫人是“成都的历史家，过去的成都都在他的笔下”。李劫人是书写成都的高手，成都的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、方言俚语、美食文化、茶馆文化、服饰文化等在他的笔下绘声绘色，李劫人发现并书写了成都的日常之美。李劫人树立了书写成都这座城市的榜样。“李劫人·锦水文学奖”将启迪后来者继续书写所生活的城市，传承历史文脉。

李劫人作为文化名人，他有非凡的人格、品格力量，这是后人可以学习并继承的。李劫人受教于校长刘士志先生、国文教师刘咸荣先生，形成正直、淡泊、独立、进取、厚爱的美好品格，这些美好的品格应该代代相传。成都之所以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座城市孕育品格高尚的人。文化名人的美好品格

又反过来滋润这座城市。

李劫人作为文化名人，他还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。他以欣赏的眼光发现了过去的成都之美，他也启迪后来者继续去认识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
李劫人作为文化名人IP，他奠定了基础，将起着引领的作用，带来城市文化的更新与发展。

记者：成都日报《锦水》聚焦成都历史文化，发掘、培养了众多文艺人才，李劫人便是《锦水》的重要作者之一。您怎样看待报刊文学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的作用？

张志强：人们需要报刊文学，借着文学，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精神情感交流。文学可以安慰人心，文学可以激发美好的想象，文化也可以启迪生命的智慧。一个温暖的故事，会让人泪流满面；一句直抵人心的话语，会让人有所领悟；一个生动的场面，会让人兴趣盎然。人需要安静下来，需要阅读，需要文学，人心就不容易在现实中迷失。是的，借着文学，生命可以安详地发出微笑。

记者：我知道您也是《锦水》资深读者和重要作者，手头还收集了很多《锦水》珍贵的资料，能谈谈缘起和分享一些关于此的趣事或者是发现吗？

张志强：整理单位旧剪报的时候，我发现：1986年9月，李劫人先生的女儿李眉女士在《锦水》发表了回忆文章，题为《菱窠杂忆》。1984年2月，李劫人嫡孙李诗云写的《忆“菱窠”》分上下两期也发表在《锦水》上。这两篇研究李劫人生平的重要史料，我查找了所有相关李劫人的书籍、公开出版物，均为登载。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诗云老师，并把这篇文章放入即将出版的《老菱：李劫人的生活、工作和创作》一书中。李眉老师的那篇长文章计划放入下一期的《李劫人研究》。《锦水》提供了一个载体，让这些重要的史料流传下来。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